

公主令

苏苏飞

著

下册

江山兮妩媚，
权谋兮云诡。
GONGZHU
LING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875/2.

公主令

(下)

苏苏飞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公主令:全2册/苏苏飞著. — 南京: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594-2932-2

I. ①公… II. ①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19361 号

书 名	公主令:全2册
著 者	苏苏飞
责任编辑	刘洲原
特约编辑	马春雪 苗玉佳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永顺兴望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6.25
字 数	485千字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932-2
定 价	49.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十五章	遇袭	001
第十六章	沈拂	015
第十七章	不安	029
第十八章	贵妃	047
第十九章	招亲	061
第二十章	比试	075
第二十一章	成亲	091
第二十二章	殿试	109
第二十三章	出证	125
第二十四章	冀北城	143
第二十五章	相见	159
第二十六章	赌局	175
第二十七章	储君	191
第二十八章	谋逆	205
番外一	聂睿	227
番外二	楚离	235
番外三	心魔	255





大船沿着闽江行走，遇着繁华的州市，昭和便带着阿吉等人上去游览一番，尝尝当地的美食，顺便买点土产带回去。

“这是什么？”昭和指着集市摊子上的东西笑问。

小摊的老板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瞧着眼前的女子，衣着华贵气度不凡，虽然头上戴着白纱帷帽，可就凭着那柔媚动听的声音，也能猜出这姑娘定然美丽动人。

他乃小州县的人，哪里见过这样的人物，禁不住有点紧张，说话都吞吞吐吐起来。

“这是……我们当地产的地瓜干，姑娘要不要尝尝？”说罢他热情地拿起一根深紫色的地瓜干递到她的面前。

昭和锦衣玉食惯了的，翅参鲍鱼都不觉得什么，反倒这些乡土东西倒是真没见过。

昭和瞧着他那只手，虽然是干净的，可是手拿过的东西可以吃吗？

昭和急忙摇手，那老板却十分热情，硬是要他们尝，春华都不敢尝，还是肖远上前接了地瓜干干脆地咬了一口。

阿吉在一边看着流口水，巴巴地望着肖远问：“这东西可好吃？”

肖远想了想，道：“有点硬，不过还是挺香甜的。”

一听香甜，阿吉便伸手去要吃，昭和拍了他的手：“即便是吃，也不急在这一时，肖远都说硬了，小心掉没了你的牙！回头让厨子煮一煮，去船上再吃。”

蕊儿在一边捂着嘴轻笑：“没牙的阿吉，噗！”

阿吉瞪了她一眼，吸了吸口水，单等着回船上吃好吃的。

一路又买了许多，众人欢声笑语。

晚餐的时候煮了许多岸上买的特产，包括那紫色的地瓜干，煮过的地瓜干软软黏黏十分香甜，阿吉没吃过，吃起来便不知道停。昭和却不许他吃太多，怕他晚上积食。

晚间，昭和沐浴出来，瞧见聂缙靠在榻边手里拿着一本书册，似在看书，双眼却定定的，仿佛是在发呆。

昭和轻轻一笑，到了他身边，在他肩头推了一下：“替我擦擦头发。”

聂缙看了她一眼，起身让她坐下，拿起毛巾替她有一下没一下地擦着乌黑的秀发。

今晚的男子沉默得有些异样，昭和不明所以。待得头发擦干了，她躺在床上，聂缙躺在她的身边，只是安安静静地躺着，眼睛轻轻地合着，她转过头，分明瞧见他眼皮下眼珠在转动。

昭和有点恼，挨着他的肩膀，柔声问：“今儿怎么了？这般安静？”

男子握住她的手，依旧闭着眼道：“今日有点累，睡觉吧。”

昭和嘟起嘴，哼了一声，转身背对着他。奇怪的是，他居然不过来哄自己？没瞧见她生气了吗？

这么想着，她便真生气了：“昨儿的事情咱们还没谈完呢，你若是真的在乎我，便不该老想着去战场。我都没提这茬，你倒对我冷淡起来？”

聂缙睁开眼睛，他的确也睡不着，看到昭和的恼怒，道：“你别多想……”

他这样子真的叫昭和很生气，知道聂缙性子沉静，他若真想做的事情怕是拦都拦不住。可是她已经没了一个驸马，不想再失去一个，何况他对她这么重要。即便他远离她一日，她心中便如煎熬一般。

她公主脾气上来，顿时扯了被子，恼火道：“你若真不想陪我，何



必在这里敷衍？！”

聂缙顿觉身前一凉，她都扯被子了，他还能怎样？他看她竟这么无理取闹，也不由得生气，起了身，身上只着素白中衣，从墙边衣架上取了自己的外套随手往身上一套，便一言不发地出了舱门。

“聂缙！”昭和咬着牙叫道，气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你有种！”

昭和气得咬牙切齿。这世上能把昭和气哭的人，这聂缙真算得上第一个。

夜晚，乌云遮挡着月亮，时而露出一丝白光淡淡洒在船板上，男子席地而坐，抬头望着广阔的天地，身前放着一壶酒。风吹拂着他乌黑的发丝，吹得身上的玄色衣衫呼呼作响。

他抬头饮了一口酒，人说借酒能消愁，他喝了半壶却未觉得心底的郁闷有半分消散。他想起一路走来昭和对他的好，叹了一口气，握了握拳头，回头望了一眼她船舱所在的方向，她还在生气吗？

“你还好吧？”一个柔和清朗的女声在跟前响起，聂缙抬头蓦地一愣，只见一个模样秀美的粉衫女孩半蹲在自己跟前，用仿似带着雾气的杏仁眼眸看着自己。

他愣怔了一下：“你怎么在这里？”

此时大约已经过了亥时，这个时候船上的人都已经睡熟了。

秋容没有回答，柔声问：“你喝酒做什么？外头这么大的风，怕是对身体不好。”

聂缙自嘲地笑了一下：“你自去休息，不用管我，我在这里坐一下罢了。”

说罢，他仰头饮酒，秋容站了起来，立在他的身侧，出神地望着这男子，轻声说：“你在这里，我怎能不管？你若是想喝，我陪着你吧。”

她悄悄伸出手，几乎要碰到他的脑后，风吹动他的头发，几许发丝触及她的手心，有一种痒痒的难以形容的感觉，那种痒仿似一直传到心底。

她怔怔看着他，倘若此时她的手伸到他的肩头，他应该不会在意吧？

她五指微微颤抖，咬着唇，紧张地向着他的肩头伸去……

蓦地，不远处响起脚步声，女子脸上一白，瞬间收回手，退后几步到了阴暗之处。

聂缙抬头，眼底已然有几分迷醉之色，没见着秋容，他只想着大约她回去睡觉了。

他正打算再度拿起酒壶，冷不丁身后一双温暖的手伸过来抱住了他的肩头。

“聂缙……”那一声带着叹息的柔软呼声一直软到了他的心底。

他蓦地转身，女子便落入了他的怀中。

他虽有几分醉意，头脑却还算清醒，低头瞧着她微红的眼，便心疼起来，伸手轻轻抚过她的脸，柔声问：“你发了脾气，怎的自己倒还哭了？”

昭和气还没消，可是出来瞧着他孤单一个人坐在甲板上喝酒的样子，再大的气也生不起来了。

她将肩头的羊绒披风拉开将两个人罩在里面，窝在他的怀中，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挠着他的胸口，嗔道：“谁让你像个锯嘴葫芦，也不哄哄我！你若愿意哄我，我能赶你吗？你倒好，直接就来睡甲板了，天底下哪有你这么傻的人？”

聂缙叹了一口气，抱着她的头，抚着她凉滑的青丝，他便是再大的气性也经不起她这柔柔一抱。

“你若以后真有大志向，我也不拦着你。”她窝在他怀中说。

聂缙抱着她的头轻轻叹了一口气：“比起边关，我自是更愿意陪在你身边。”

昭和心中感动，抬头攀着他的肩膀，柔声道：“待得咱们回了京都，让皇弟赐婚可好？”

聂缙定定地望着她，眼眸倏然亮了，双手紧紧握着她的腰，问：“你说真的？”

昭和轻笑：“自然不能再真。你当我对你的允诺是玩笑话吗？我要你当驸马，便是驸马，我昭和可是个一言九鼎的人。”

欢喜如同烟花从心里绽放开来，方才的郁闷消散一空，他喉头上下滑动，眉宇间又有些隐忧：“陛下……能够答应吗？”

昭和调皮地用手指刮过他的脸，笑道：“放心，皇弟向来开通，我



同他讲，没有不应道理。”

聂缙听罢将她紧紧地搂在怀中，叫她几乎喘不过气来。

她附在他耳畔咬着他的耳垂：“未来驸马爷还打算在这里吹冷风吗？”

男子深深看了她一眼，拉着她大步向着舱房走去。

等两人走远了，阴暗的角落里这才走出粉衫的女子，他们的温存、他们的话语她看在眼里、听在耳中，她如何也想不到，公主竟然是要聂缙做驸马的。

她眼底散发出嫉妒的光芒，他怀中的那女子为何不能是她呢？这个念头越发强烈、越发渴望，折磨得她一颗心仿佛被碾来碾去一般。她伏在栏杆边，望着广阔的江面，长长地呼了一口气。从一个罪婢到长公主最信任的人，成为暗杀队的领头者，她凭借的都是自己聪慧的头脑和出众的身手。她笃信，机会，一定可以自己亲手制造！

一路春暖花开，不过两日，船只就即将到达苏州城，倒是分外顺遂。

傍晚时分，阿吉拿了肉骨头在甲板上喂来宝吃，其他两个小家伙也蹲在一边兴致勃勃地瞧着。来宝摇晃着小尾巴往他身边凑着，吐着小舌头，涎水都落到船板上了。

阿吉调皮，提着肉骨头故意不给来宝，转头就在甲板上咚咚咚地跑了起来，引得文光、蕊儿气急败坏地替来宝鸣不平，于是两娃一狗一同跟在阿吉后面追，阿吉回头一瞧，直笑得打抽，气都喘不过来。

蕊儿过来要抢阿吉手上的肉骨头，阿吉故意不给，谁知一不小心，手儿一扬，“咚”的一声，那骨头竟划出一个弯弯的弧线越过栏杆掉进江里了。

阿吉连忙转身趴在栏杆缝隙上看，急得一旁看顾的春华慌忙叫道：“小公子，别趴在那里，快点过来！”

见阿吉安静地趴在那栏杆缝隙间不动了，春华急忙过来，阿吉指了指不远处，道：“有小船呢。”

春华望去，果然见一艘乌篷小船越来越近，上面似乎立着两个人，春华不以为意，劝阿吉：“知道有小船，这江面上可经常有船呢。”

阿吉摇头道：“不是，那船我认得，那船同别的不一样，船篷上插着一面白色的小旗子，昨日我也瞧见那船了。”

聂缙正好经过，听着阿吉的话顿时愣了一下，眯眼向着那船看过去，心里隐隐起了一丝警惕。

夜幕降临时，船上挂着几盏灯笼，淡黄色的光洒在四周的波浪上，黑暗的掩饰下，起伏的波涛上更多了几个黑影子。隐隐地，只听到“扑通”一声响，似有什么落水，立时，只听得船面上一声高喝：“火把！”

一时间，船面上出现十多人，手持光芒灼灼的火把，竟将船面照得如同白日一般。

一个身着黑色劲装的男子一跃到栏杆前，目光灼灼地盯着那小船上的人，船上的人蓦地抬起眼，阴冷的眸子同他对个正着！小船上的人眼底明显划过惊讶之色，冷冷一笑，蓦地翻身下了船，瞬间不见踪影。

“糟了！”劲装黑衣男子从腰间抽出一把明晃晃的银色弯刀，一手握住栏杆便要动作，华服女子一手拉住了他的胳膊：“聂缙！你做什么？！”

聂缙蓦地回头，修眉如剑目光凌厉：“他们怕是要凿船，倘若凿出洞就麻烦了！”

“可是天这么黑，你下水同那些人……”昭和怎么能不担心，那些水寇一个个精通水性，聂缙毕竟是在京都长大的，即便会水，哪里比得过这些人。

昭和回头瞪着肖远，道：“你下去！”

肖远满脸涨得通红：“属下……属下不会凫水……”在这江深水阔的地方，要下船底必须会凫水，且一般水平根本不够用，又要在水下厮斗，更是难上加难，何况北方兵士精通水性的少之又少。

昭和气得无语，关键时刻起不到作用，要他作甚？

“我下去，耽搁不得！”聂缙掰开她的手，昭和想起什么，从怀中取出一颗明珠塞到他的手里：“此物水下可照物，小心！”

聂缙点头，一个翻身，“扑通”一声落入水中。

她脑中回想起傍晚时聂缙对自己说的话：“江面上有小船本属常见，可是一连两日都跟着他们，怕不是什么善类。小船本是当地打渔用的，



而大船行船快，不过一日已过两三个州县，岂有打渔为生的人家不回家，在水面上跟着他们漂州过府的道理？何况闽江素来不安宁，怕是被水寇盯上了。”

若非他那番话，他们也没想过要提防，没想到夜幕一落那伙人就围上来了。

肖远借着火把的光芒向四周看去，只见小船竟越来越多，足有七八艘，一想到这些都是在水面上打家劫舍的匪徒，他顿时心中一紧。

“弓箭手准备！”

无论是他带来的侍卫，还是隐藏在船员中的暗泉队全拿出了弓箭，护在围栏的周围。

那小船之上一个个黑影如同饿狼一般，虽然波涛起伏却能立在船头岿然不动，可以想象他们必定是水面上的老手。

昭和趴在栏杆边往下看，一颗心攥得紧紧的，她紧张极了，那水波下不知道在经历怎样你死我活的恶斗。

昭和眉头紧蹙，招手让肖远过来，耳语几句，肖远点头立即去办了。

“殿下！”春华和秋容带着几个孩子出来了，“怎么回事？”

昭和命令：“立即进去！现在特殊时候，照顾好几个孩子就是你们的任务！”

春华还要说什么，秋容瞧着周遭的状况，怕是遇着水贼了，她拉了拉春华的手摇摇头，两个人立即将孩子带进舱里。

火光照耀的水波上泛起一片血色，昭和心头一跳，定定地望着水面，低呼一声：“聂缙！”

你千万不要有事！

突地，水波分开，露出一颗脑袋，他扬起的手中握着一把银刀，熠熠生辉。

昭和惊喜非常，急急地让肖远放绳下去。

可他一出水，立即有小船的人驶着船划开水面，提着大刀凶神恶煞地砍过来，聂缙身子一沉，立即再次没入水中。

昭和大怒，喝道：“放箭！”

箭矢齐发将小船逼退，一道绳索垂下，聂缙拉着绳子一跃而起，落

在了船上。

聂绉一上船，肖远立即高喝：“放火箭！”箭头绑上了桐油棉球，点了火瞬间燃着，水寇没有凿成船，正要聚拢试图爬船，却看到无数颗流星向他们射过来，躲都躲不及。

小船本是木制，船上乌篷更是油毡，箭落在船上瞬间就点着了。一时间，江面出现一团团熊熊火焰。船上的人惊叫怒骂着，一个个扑通扑通跳下了江水。

借着火光，大船如同离弦的箭冲开了小船的包围，径直向着苏州城开去。

黑暗中驶出一条小船，船上的人方面黑脸，身材魁梧，皱眉骂道：“什么江南第一水帮？！简直是江南第一水鬼！真没想到，这些乌合之众如此不堪，也就欺负欺负那些平头百姓罢了！”

身边人道：“刘爷别这么说，以我对他们的了解，怕只是轻敌罢了，谁能想到那大船上会有火箭？有了这次教训，下次下手就便利了。”

黑脸汉子骂道：“下次？你以为我会给他们下次机会？前面已经到苏州城了！在水里可没有下手的机会了！”他冷眼眯起，道，“也罢，咱们也跟去苏州城，找机会伺机而动！”

船舱里，聂绉换了一身衣裳，头发依旧是湿漉漉的，昭和亲自拿了巾子替他擦发。

“让我瞧瞧，看看哪里伤到没有？”昭和心疼地扯开他的衣领，这动作倒叫聂绉不好意思了，他握着昭和的手，道：“没事，真的。”

昭和看着他不满地说：“我不信！”说着便来扒他的衣服，聂绉闹不过她，只得被她扒了上衣。女子瞧了一回，的确没看到伤口，却在他腰部和背上看到好几处紫色的瘀青，禁不住心疼，用手指指腹细细抚摸，叹道：“该痛了吧？”

聂绉道：“这个不算什么，往常我习武之时也会有这样的瘀痕。这些水寇已经退去，前面就是苏州城，咱们只要上岸他们就没机会下手。只是我觉得奇怪，江南水寇虽然猖獗却没胆子截官船，如今这样倒是有些匪夷所思。”

昭和跪在他身后，从后面抱着他光滑的脖颈，从他耳畔探出脸来，



问：“你是说那些水贼非同一般？”

“或许。”他只是推测，不能肯定。

昭和蹙起修眉：“那可糟了，看来这一路开始要不太平了。不过……”她突然调皮地笑了，“我觉得挺刺激！”

聂绾按了按额头，很是无语，他早知昭和胆子大，可再怎么也没想到她竟连穷凶极恶的水贼都不怕。他轻点她的鼻端：“不要刺激过头了才好。”

“今儿亏了你保护咱们的大船，本官给你个福利。”

聂绾一愣，福利？

背上酥酥痒痒，他感觉到女子双手扶着他的肩，在他背上细细地舔吻着，感觉到她柔嫩如樱花般的唇、丁香般的舌，他的心脏如击鼓般跳了起来。

因为昨晚大船赶了行程，第二天一早便已经到了苏州城，如今正向着岸边靠泊。肖远立在船头，瞧着这热闹的码头人来人往，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码头边已经有不少渔民开起了早市，远处陆续过来一艘艘船舶靠岸。

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提心吊胆一晚上，到了这里便算是安稳了。

因着要在闻名遐迩的苏州城玩耍几日，肖远已经命人一早过来打理，昭和不想暴露真实身份，便着肖远在城中赁了一座宽敞的大宅子稍作休息。肖远早已回了消息，说那宅子隔壁就是当地最有名望的白鹤书院，而那书院中的老先生更是苏州第一鸿儒——徐世柏。得了这个消息昭和倒是高兴，她指望着阿吉读书上进，正好可以带着阿吉去那白鹤书院拜访那位鸿儒，好生指点小家伙一番。

聂绾一早起床去教阿吉习武，虽然在外头，他也没打算放松对阿吉的训练，抑或早已成了习惯。昭和正在舱中敷面，她依然每日都要用杏仁白玉膏敷面，春华细心，正是她在这伺候着，动作小心在意，用香胰子洗了面上的香膏，顿时显得皮肤光洁如玉一般，泛着淡淡的粉红。

昭和对着铜镜看了看，满意地笑了笑。那铜镜正对着门口，镜子里，一个女子走了进来，正是秋容。

只见秋容抬头在屋中四处望了一遍，似乎没见着什么，露出失意之色。

昭和眉头微拧，再细看，只见那女子头发里插着一支攒红玉石榴金叶簪子，闪闪烁烁地插在发间，给那张青春的脸增添了几分艳色，又见她腰间也挂上了一枚粉玉挂配，下面璎珞金珠随衣摆动，煞是动人。

昭和轻轻一笑，却没有回头，问：“你那簪子倒是漂亮，本宫记得该是前年中秋时赏给你的，一直未见你戴，怎的今儿想着戴上了？”

秋容一怔，没想到昭和头也没抬却对着自己说话，她看春华瞧着自己，忙道：“因放在格子里一时忘记了，正好今儿出来玩自然要戴上的，免得浪费了殿下的一片心。”

昭和抿唇一笑，道：“也是。”

秋容忙去帮春华端水，低头时握着盆子的手却轻轻颤了颤，方才脸上的淡淡桃花色也白了几分。

等秋容出去了，昭和随口问了一句：“秋容最近倒是喜爱打扮起来了。”

春华一听，双手颤颤不能自己，额头上落下大颗汗珠：“奴婢不大清楚，约莫是出来玩心里高兴。”

昭和拍了拍她的肩膀，道：“你是个老实丫头，本宫信得过你。”

春华急忙点头。

春华心里有事，攥着手心出来，走到甲板上便瞧见那丫头兴致勃勃地站在一边瞧着聂缙教阿吉练武术，只见她看着聂缙的眼灼灼放光，丝毫不懂得避忌。春华赶紧走过去拉了拉她的袖子，低声斥道：“你一早无事在这里做什么？”

秋容撇嘴，甩开她的手：“我是得了殿下的命令，照看阿吉殿下，这有何错？你倒是来多管闲事了。”

春华替她着急，低声道：“你那心思怎的不知道收敛些？生怕别人不知道吗？”

秋容被她说中心事，顿时恼羞成怒，气呼呼地对她说：“我并没有怎样。你不要老是捕风捉影的！真是讨人嫌！”说罢，她一转身甩袖子走了。



春华跺脚，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自己想做个好人，岂知好人难做，好心对她说却讨了她的嫌。倘若真的触怒了公主，她真是担心秋容没有好下场。只是如此情况，秋容如同钻了牛角尖一般，把她的话当作耳边风，一句都听不进去，她是懊恼又无奈。

她是没有怎样，就怕她怎样了后果无法挽回。

春华苦想着防微杜渐的法子，想来想去终觉无法可想了。

日上三竿时，一行人坐着马车带着日用物品入住了青和居，昭和本打算在这里住个三五日就回去的，只是看了苏州城小桥流水、春风拂面、绿柳成荫的风景，果然与京都不一样，竟想多住些日子，不想走了。不过也是奢望而已，如今朝廷的局势，她顶多三五日就得往回走，耽搁久了怕局势生变。

到了青和居，她更是喜欢，这里原是一个官宦人家的大宅，因那人家搬到他处便空了出来，里头的布置一应是江南风格，精致玲珑，柳叶扶风，鸟语花香，真如同进了一个大园林一般。

随从们去收拾，昭和同聂缙一起在小桥边的亭子里偷闲赏花，那琼花高大，倚墙而立，满树雪白繁华，如雪堆玉砌，盈彩流光，璀璨晶莹，香气沁心，仿似不染凡尘的仙子。一阵风吹过，但见那洁白无瑕的花朵纷纷洒洒随风而落，带着沁人心脾的馨香，景色令人陶醉。

所谓墙里开花墙外香，隔着一道院墙的白鹤书院里，隐隐传来童子念书的声音。

阿吉正在不远处的池子边看游来游去的锦鲤，蕊儿和文光也陪着他，三个娃娃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瞧着那几尾金红锦鲤游来游去，十分有趣味。

昭和笑道：“明日就带阿吉去拜访那位鸿儒吧。”

聂缙看着她点点头，微微笑了笑。

一片雪白的花瓣落在她的发间，他瞧着一怔，只见她发间夹着那雪白的花瓣，让她美丽的容颜更多了几分味道，几分圣洁，他情不自禁地伸手去拈她乌黑发间的花瓣。

昭和笑着看他：“如此诗情画意的景象，聂公子可是该展现诗才？”

明知道他擅长的不是这个，这不是捉弄他吗？

他伸手不去拈花，反倒捏了捏她的脸：“公主调皮了。”

他话音才落下，只听得墙外一人朗声吟道：“东方万木竞纷华，天下无双独此花。”

另一人附和道：“好诗！不过还要看看沈兄的大才呢。”

原来是几个人在外头赏这开出墙外的琼花。

只听得一人接道：“琼花芍药世无伦，偶不题诗便怨人。曾向无双亭下醉，自知不负广陵春！”这声音听着便觉得年轻，难得的是那声音还十分清激动听，如同珠玉相击，让人听了声音便想看到此人的模样，想看看究竟是何种男子能有这样好听的声音。

话音落下，立即有几人附和称赞拍着巴掌。

昭和一怔，这个人是……沈拂……

她倒是没想到，竟然在江南遇到了他。也是，他本就是江南人士，怎么就不会遇上他呢？

她嘴角凝起一丝冷笑，沈拂啊沈拂，想当初我那般看重你，你却故作姿态装作一腔傲骨，让我求而不得痛苦难当。即便是当初我强求的错，可是你干不该万不该，不该最后投了蔺辰的阵营同他一同来算计我！这口气我怎么都咽不下去！

她站了起来，略提高声音，柔声道：“听这诗才，想必是江南第一才子的杰作，果然是实至名归，小女子敬仰之至。”

隔壁墙头下，立着三个男子，听到那声音都是一怔，呆呆地望着墙头那雪白的琼花，听到墙那头女子柔美温婉的声音，一颗心仿佛被勾了过去。

身着墨衣的是顾天泽，也是江南的士子之一，顾不得形象，用力蹬脚跳了跳，奈何那墙太高，除了青瓦墙头什么都看不到。

他身旁的是一个身着青衣缓带轻裘的俊美男子，长身玉立如同玉树，立在那里，即便身边的两位公子亦是风度翩翩，年轻英俊，可一下子就被他比了下去。

他黑琉璃般的眸子望向那琼花，那声音的确勾起了他的一丝好奇。若说是好听，许多女子的声音都好听，只是那声音却柔中带着魅，说不

出的舒服，如同挠着心头的小爪子，偏生她赞的是自己，更是让人心中髮帖非常，很想见一见这位声音如仙的仰慕者。

只是顾天泽跳了三跳，望了一会儿，隔壁却没了半点回应的影子。就好似消失了一般，平白犹如魅声。

顾天泽道：“我看，我还是到隔壁去拜访一下，瞧瞧这位姑娘，若是她长得同她的声音一般，我定然上门提亲去。”

沈拂墨眉蹙起，阻道：“有辱斯文！”

顾天泽翻了个白眼，心道，若是真遇到天仙似的姑娘，斯文算个屁！

